

著 彬 村 楊

清宮外史

光緒變政記

2

著 彬 村 楊

清宮外史

光緒變政記

2

國訊文藝叢書

清宮外史

第二部 光緒紀政記

著者 楊村彬

主編者 茅盾

發行者 國訊書店

上海華龍路八十號
重慶張家花園五十號

三十五年三月滬初版

· 版權所有 · 不准翻印 ·

著 彬 村 楊

清宮外史

光緒變政記

2

國訊文藝叢書

清宮外史

第二部 光緒紀政記

著者 楊村彬

主編者 茅盾

發行者 國訊書店

上海華龍路八十號
重慶張家花園五十號

三十五年三月滬初版

· 版權所有 · 不准翻印 ·

第

一

幕

原书空白页

楔子

時：戊戌陰歷八月初三日至初四日

地：北京法華寺暗室及天津總署衙門

人：袁世凱

譚嗣同

榮祿

第一景

深夜，風狂雨暴，閃電交加。

暗室裏，長明燈後隱隱地顯出猙獰的怪佛。

八仙桌上點着燭燭，袁世凱在批閱文件。

聲音：大人，有譚大人求見。

袁：（沒理會）……

聲音：大人，有譚大人求見。

袁：什麼？

聲音：譚大人求見。

袁：（放下筆）什麼？現在？

聲音：是。

袁：你說我已經安歇了。

聲音：您說，有機密的事，一定求見。

袁：（納悶）奇怪。

聲音：怎麼說，大人？

袁：好，請到套間來吧。

聲音：呬。

「袁世凱起立，不安地踱，一個一個的閃。

「片刻。

聲音：大人，譚大人到。

袁：請。

「緊接，一聲暴雷，一串長閃。

「披肩斗篷，舉着雨傘，水淋漓地，譚嗣同進來。

「袁世凱一驚，慢慢鎮靜下來。

「譚嗣同收下傘。

譚：袁大人，深更半夜，狂風暴雨，我忽然突如其來來訪問，您一定奇怪。

袁：（故作鎮靜）沒沒什麼。（對外）來人吶，茶！

譚：袁大人不用茶，尤其不要人，因為有幾句機密的話，最好您把當差的都調遠點。

袁：（不安）好吧（向外）喂，遠點站。

聲音：是。

「風聲。

「雨聲。

袁：（試探地）請教，譚大人？

譚：今天我這趟來，不但關係你我的生命，並且影響朝廷的前途，國運的興衰。

袁：（摸不着頭腦）譚大人！

譚：請問您是不是初五請訓？

袁：本來是的，但今天忽然得到報告，說有外國人的洋船忽然在海上遊戈，我想上摺明

天請訓，完了立刻回津。

譚：袁大人目前迫在眉睫的，不是外侮而是內患！

袁：什麼？

譚：（率直）直說吧，我今天這時候唐突而來，是因為皇上現在正遇着空前的大難……

「一個大雷，袁世凱站起來。

譚：非您出力是救不了的，您受了破格的恩賜，應該報効皇上。

袁：（才慢慢坐下來，虛僞地）我代代受皇上的恩典，當然要力圖報答，況且我自己也受着莫大的恩賞，更要肝胆塗地，圖報天恩。但是，不知道皇上所遇的是什麼大難

譚：（不拐彎）您還不知道！榮祿這些人最近向太后獻策，要有廢立弒君的叛逆行為麼？

「雷，又一個閃。」

袁：（一驚）什麼？會有這種事？（分辯）我在天津常同榮大人見面談天，細察他的言詞，這個人還算個忠義之輩，我敢說，他決沒有這樣的意思，一定是謠言，一定是謠言。

譚：您光明正大，哪裏知道他那個鬼頭鬼腦的混蛋，當面一個說法，背地又一個說法，我幾次在皇上面前推薦您，榮某常說袁世凱跋扈不可重用，袁大人，他們天天包圍太后，詭計是千算萬算的，如今爲了搭救聖主，祇有一個辦法。

「說時，取出一紙草藥。」

袁：（讀）「榮某廢立弒君，大逆不道，袁世凱初五請訓，請面付硃諭一道，令其帶本部兵赴津見榮某，出硃諭宣讀，立即正法。即以袁世凱爲直隸總督，並迅速載袁部兵入京，派一半守宮，一半圍颐和園。」

「狂風暴雨，閃電交加。」

「袁世凱半天說不出話來。」

「譚嗣同挺直地立着。」

袁：（聲音都有點變了）圍？圍頤和園幹什麼？

譚：（肝胆初經）不殺死這個老太婆，中國永遠沒辦法！

袁：可是……

譚：我已經打定了主意，你不必再問。

袁：（奸險）皇太后兩度垂簾，聽政一十多年，幾次平定大亂，人人都擁戴他，我常訓誡我的部下，要以忠義爲第一，如果讓他們作亂，一定行不通。

譚：（一想）好吧，我已經雇好幾十名好漢，並打電回湖南招集許多名大將，不久就可以來。殺死這個老太婆由我一個人包辦，用不着你，我所求你的祇有兩件事：一是殺掉榮祿，二是圍頤和園！

「空閃。」

袁：（沈吟）這個……

譚：（強硬）事情已經到這步田地，你如果不答允我，我就死在你的面前，（懸落）你的生命在我手裏，我的生命也在你手裏，我們至遲要在今天天亮以前決定，決定以後，我立刻進宮請皇上辦理。

袁：（支吾）這樁事情太嚴重了，不能草率了事，今晚你就是殺死我，也決定不出什麼

。而且，你去請旨，皇上還未必允准。

譚：我自有挾制的辦法，沒有不准的道理，我收担保，初五一定有硃諭面交給你。

袁：（反覆）天津是各國難處的地方，忽然殺了總督，中外臣民一定鼓噪起來，中國必遭瓜分之禍，而且，北洋有董福祥，聶士成的隊伍四五萬人，維軍有七十多營，京城裏的八旗兵差不多也有十萬，我自己所率領的兵不過六千，怎麼抵擋得住？我恐怕一動兵，京城裏必馬上設防，那時，皇上先就遇害了。

譚：不，你可以用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一舉兵立刻分給各軍硃諭，並照會各國，那時誰還敢亂動？

袁：（找理由）本軍的糧械子彈都在天津營裏，必須先把糧彈運出來，才可以用兵。

譚：好吧，目前可以請皇上先下硃諭交您保存，一等到佈置妥當，一面把日期告訴我，一面就好動手了。

袁：（推託）我袁世凱不是怕死的人，只怕事情洩露出來，一定連累皇上，那時我真不知怎麼樣來贖罪。凡事一落到紙單上就不慎重，千萬不必先交我硃諭，請你先回去吧，等我考慮一下，佈置一個月半個月的，再回覆你怎麼辦。

譚：不，皇上太急了，我已經拿了硃諭來，我們倆人必須立刻商量一個辦法，才好覆命。

袁：（出其不意）什麼？硃諭已經拿來了？我很願忠心於皇上辦事。

「譚嗣同取出另一草藥。」

譚：（讀）「朕銳意變法，諸老臣均不順手，如操之太急又恐惹聖不悅，訪楊銳，劉光第，林旭，譚嗣同另議良策」你看。

袁：（雙手接過）這並不是硃諭，更沒有圍頭和國的訓示啊！

譚：（坦白）硃諭在林旭手裏，這是楊銳抄給我看的，的確有這樣的硃諭，三天前就發下來了，林旭這傢伙真可惡，不馬上給我，幾乎誤了大事，諭裏另外定有辦法，那兩件事也包在裏頭。

袁：（作戲）老天爺在上，我袁世凱不敢辜負天恩，只怕累了皇上，必須商量妥當，以期萬全。我個人的確沒有這樣的胆量，不敢亂動，爲天下的罪人。

「譚嗣同不言語。」

「風狂雨暴。」

譚：你到底幹不幹！

「遠雷，沒有回答。」

譚：你到底幹不幹？（聲色都變了）

「腰間衣襟高起，似乎帶有凶器。」

袁：（畢竟精細，趕快改了口風）好吧，您先把草藥給我吧。其實，您忙什麼？九月皇上巡幸天津，那時軍隊集中，祇要皇上一寸紙條，誰敢不遵命？什麼事做不成？

譚：情勢太急迫了，等到九月？怕等不到九月皇上就被廢弑了。

袁：既然有皇上巡幸的命令，不會突然發生意外，必須等下個月才好動手。

譚：如果九月不出去巡幸又怎麼辦呢？

袁：現在已經動手佈置，用了幾十萬元，我可以再請榮祿力求太后，決沒有中止的道理，這事包在我身上，您千萬放心。

譚：（想了一想，無可如何，祇好隨他）好吧，現在擺在您面前的祇有兩條路，一條是報君恩，救君難，立奇功，建偉業的路，走這一條路將來天下大政一定由您一個人管轄，第二條是您貪圖富貴，密告封候，累了天子。這兩條路必定選擇一條，再沒有第三條了。

袁：（投其所好，指天劃日）你以為我是什麼人？我三代受國恩，決不至喪心病狂，誤了大事，只要有益於君於國，我一定拚命！

譚：（滿意）好，你真是一條男子漢！

「上前，和他緊緊握了雙手。」

「迅雷急閃，雨暴風狂。」

「殘燭在搖曳。」

第二景

次晨。

天津總督衙門。

狂風暴雨收下，一縷陽光投進來。

一扇精工雕刻的屏風背面。

榮祿坐在太師椅裏吸水煙，眼睛還沒睜明白。

袁世凱侍立在一旁。

袁：（據實說）「你真是一條男子漢」最後，他就這樣拉着我的手說，那時都半夜了，他不管外面風多大，雨多大，也不怕一個一個的霹靂，就匆忙地走了。

榮：（似乎還沒醒明白，打哈欠）呵！完了麼？

袁：下官知道事已緊急，天一亮，就乘火車趕到天津來。

榮：你來得可真早，（哈欠）呵，我還沒睡醒呢！

袁：榮大人，現在事已緊急，您看怎麼辦呢？

榮：他不是說兩條路麼？你走哪一條？

袁：榮大人，別開玩笑了，卑職是您的部下，全看您怎麼調遣。

榮：（吸水煙，不言語）……

袁：榮大人，您還有什麼想的？

榮：（飽吸一口，把紙枚吹息）我正在想，你袁世凱這麼走運，升得這麼快！原來不但人聰明，機會也太好。

袁：榮大人提拔！

榮：你看這次，這不是譚嗣同那傻小子自己送上門兒來了麼？

袁：榮大人，我們事不宜遲！

榮：唔，他寫的那紙條，你可留下了麼？

袁：（奉交）帶來了，這就是證據。

榮：（接過一看，哈哈大笑）哈……據確鑿，這回老佛爺也沒什麼可說的了！哈……

（站起來）

袁：榮大人，請示您，究竟怎麼辦呢？

榮：你跟我走好了。

「榮祿走向屏風邊。

榮：（呼喚）來人吶！

聲：呷！

榮：預備兩乘轎子到車站，立刻進京！

「僕從們應諾。

「袁世凱轉着頭地一得意。

——復暗